

臨晉縣志卷之七

藝文志上

王恭先曰文以載道也卽一邑論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文之屬矣乃城郭宮室風俗典制離合興廢之由盛衰汚隆之故及縉紳先生之前言往行輝當時而映後世何莫非簡冊之所爲故曰遭時制宜質文迭用其教有適其用無窮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由斯道也吾邑自張玄素諫治洛陽宮柳冲撰修氏族志文以人傳尚矣其下擅詞賦妙詩歌雖未可比方前哲要亦經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一

云

書目

唐柳冲著姓族系錄二百卷 衣冠譜六十卷

王顏著道志道翼五十卷

司空圖著一鳴集三十卷又詩十卷

金麻秉彝著貽溪集二十卷



賦

雙漢泉賦

以泉澄水澈皎鏡春冬為韻

唐王 灑

呀厚地而濫涌者有河東之漢泉拆陰開竇沃日浮天
初汨沒圓衝拂高湍於柔祗之下復透迤遠注散餘波
於馮夷之川為神龍窟宅之上而致美為陰陽蓄泄之
所而通玄將海日泓法而昭此豈坤儀挺拔以隳焉來
何所以去何所止始開雙漢發輝於汾魏之郊竟助洪
流歸湖於渤解之水借如夜色初升空光下凝繁星映
而珠滿新月人而釣澄泊乎風駭霧勃煙涌雲蒸則有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二

鬼神倏閃以恍惚蛟螭鼓怒以噴騰異物之與詭恠就
可得而備徵意以為潛虛洞决脉沅派別雖一河有隔

終陰騰以相連故數眼分開涵碧虛而其潔

未見澈是字官韻

以百尺澄兮四空晶珠胎明兮沙岬皎洗拂煙埃蕩漾
魚鳥亦能涼生朱夏氣暖玄冬守謙下以含道順吹滄
以利農道則以物為寶水則假利於春人有情於利水
水無意以求人人之自偽我豈非真故至人以水為德
以心為鏡鏡雖明不利於人故漢之為澤也廣泉之為
鑒也淨若壅而閉則澤不能及物混而濁則鑒不能自

正故選士者象清漢以合虛懷才者但明心而未映苟能酌憲於茲泉則可以相鹽梅而翼聖

記

山居記

唐司空圖

中條蹴蒲津東顧虞鄉纔百里亦猶人之秀發必見於眉宇之間故五峰頽然爲其冠珥是谿蔚然涵其濃英之氣左右函洛乃滌煩濟賞之境會昌中詔毀佛宮因爲我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今司空氏易之爲禎陵谿亦曰禎貽云愚以家世儲善之祐集於厥躬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三

乃刻像大悲跋新構於西北隅其亭曰證因證因之右其亭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左其亭曰修史勗其所職也西南之亭曰濯纓濯纓之憲曰一鳴皆有所警堂曰三詔之堂室曰九籥之室編其壁以模玉川於其間備列國朝至行清節文學英特之士庶存聳激耳其上方之亭曰覽照懸濕之亭曰瑩心皆歸于釋氏以栖其徒愚雖不佞猶幸處于鄉里不侵不侮處于山林物無天伐亦足少庇子孫且詎知他日復覩睟容訪陳跡者非今茲誓願之證哉久於斯石庶幾不昧有唐光啟

三年丁未歲記

休休亭記

唐司空圖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美在焉司空氏顏貽谿休休亭本濯纓也濯纓爲陝軍所焚最竄避踰紀天復癸亥歲蒲稔人安旣歸葺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爲奇蓋量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毫而曠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旣而晝寢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曰闕顧謂吾曰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四

吾嘗爲汝之師也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爲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谿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矣休休休乎且又歿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家國矣復何求哉天復癸亥秋七月記

司空先生隱居記

宋樂

沈

虞鄉縣志

距虞鄉東十里乃王官谷唐司空先生隱居在焉先生諱圖字表聖登進士第學問文章取重當世歷官兵部侍郎龍紀乾寧間衣冠道喪先生絕意仕宦中條山下有先人別墅擅林泉丘壑之秀堂室亭宇環列左右棄官辭榮遁逸其間嘗爲休休亭山居記傳載一時之勝士運遷徙朱梁以禮部尚書起於家不蹈亂階竟廢詔命晚年布衣鳩杖從幽人野叟之遊自稱耐辱居士保全令名終老巖石時移代變子孫不復守舊業往往分籍於民有墓俯天柱峯下世傳昔之休休亭蓬蒿蒙翳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五

士人惜之今潁州防禦使彭城錢公治蒲之二年沆補之邑下間以職事有請於府公曰吾境數百里昔賢之迹甚衆無如司空之高遺址尚存子其留意會邑有羨材卽因故地構亭而廣之又標榜刻記於上別書其後告來者以無廢取材以堅不以美命工以質不以華追山林獨佳之趣亦先生之志也至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同遊王官谷記

宋李處質

制置解
監司

知解縣事王秘義甫虞鄉令錢唐休德以載酒邀解縣丞李伉經父解州儀曹劉環寶賢制置解鹽司勾當公

事李處質彬仲同遊王官谷時秋律告窮木落山顯天宇清明乃相與按圖牒尋勝跡杖策褰裳度嶺涉澗經父碎建茶鬪品烹瀑布下較兩巖水味東巖尤甘既而醉休休亭五人者相視而笑曰樂哉斯遊日云暮矣殆將亡歸處質因紀其事而書之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也

方山靈峰寺記

宋陳協用
遂州小溪
縣主簿

夫靈峰寺者中條之首也昭曠揮漢二耀森羅爲之鄰也獨秀峴峨萬里群峰爲之從也乃分割之始也所以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六

靈祥顯異衆聖潛居事實古今名聞寰宇者也而自咸通四載先師拂拭舊基再重興建邇來則名士傳守遞代相承不泯宗風大弘闡化十方僧侶如海飯心精利麗而日宮佛像嚴而月殿六時終梵四事香陳百有餘僧長盈冬夏其寺之東北隅倉舍一十二間次南先師影堂三間次南廚庫舍五間次南童行房兩間次西浴室三間次北茶寮三間次北五百羅漢堂五間次北書狀閣并通過五間次西僧堂五間南面齋堂五間次西經藏五間次北佛殿三間次西通過三間次北看經堂

三間南面涅槃堂三間次西門樓上有天王一部從次西通過客位四間次西鐘樓內有銅鐘一頂重三千斤次西客位舍七間次西三娘堂三間寺之元守內界從下方西天門外至青石嶂從青石嶂至洪流岬從洪流岬至西北隅從西北隅至十八盤並是上寺元守相繼分畔此外其有四至遠界三寺一同柴水牙用山南有水磴院寄永樂縣修善坊李庄谷正堂佛殿僧堂厨庫客位約五十間去山寺三十里山北有解院寄虞鄉縣五賢鄉孫常正堂佛殿僧堂厨庫客位約五十間去山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七

寺四十里東有水磴院寄王城谷去解院三十里西有解院寄本府開元寺藥師院正堂僧舍厨庫客位約三十間此四者拱其山也如巨流之航也巨嶺之梯也大鵬之翼也紅爐之鞴也隅之足也輔翊之功不可闕也故師守護代代維持如輪王之髻珠似驪龍之額寶者也事可然矣當時當代必在英髦傳授傳燈仗乎能士今山主大德當慈仁也諸執事僧首繼之宗也將欲芳猷遠古軌範于今確而列之用明斯記雍熙三年丙戌三月日山主僧奉秘重建

三德丁卯余以同平陽事秋受卷棘開適有豸史周君
公實知余素重名教託以表聖廢居余慨然許之遂按
會之所詠故迹逐一重修增整庶幾先生高名大義再
著人心又恐芳跡沒滅廼撥拾名題舊勸贅以鄙吟于
不勝以風頑懦云

遊王官谷記

明昌

栢

狀元修撰

王官谷者唐司空表聖隱居之地前少叅許君德徵所
重修今臨晉尹丁君仲本增飾之招道流以居守者也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八

往時諸友多言其勝涇野子至解之再月偕丘孟學往
遊焉馬至故市西折而南谷水北流入市間卽貽溪沿
溪南行五里至谷口路多巉巖石礙馬丹柿赤棘夾路
掛裳衣躑躅至先門伏馬而過道泥引登高致門門下
砌石百級夾扶之而後能上見危閣焉道流曰上祠玉
三北過休休亭叅拜表聖畢則日已暮乃北過丁了亭
飯於聚仙堂飯已有侯沂段綬兩生讀書于白雲洞中
而後至白雲洞者則元孤雲子字子下下家也居以學
者此乃磁石泉橋望天也

墩拱而此峯孤高插天與故市街所望益不同蓋其峰
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與孟學連榻於石泉洞中洞
在天柱峰根其前有清澗自東瀑布泉引來而西匯爲
小池欄干護焉寢洞談今古論經籍久而後能寐晨興
盪玩表聖像飄然有出塵態讀休休亭記乃知其抱經
濟才與時不合而隱甚可痛惜但未題耐辱居士則精
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詩皆有思致徘徊遲久道
流引登西山觀秦王硯硯大如碾盤無口下如尖底磴
表聖山中記已有此名豈秦敗晉師至王官時所遺者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九

乎自硯旁不由故徑懸下蒼崖觀雙人石石在天柱中
西北倚峰而立上有圓石二枚恍若人面狀又似北望
秦硯而欲濡毫者也或曰在天柱峰南者爲真云道流
又欲西觀藏靈洞北至蘆葦泉言洞常出雲而泉更甘
冽爲曹仙姑地乃未往直趨掛鶴臺瀑布自天柱直下
而臺在其左旁鶴二月來五月生子去有懸草眠跡焉
臺東同孟學四人各據一石而坐北瞰天柱益突兀有
四瞻雲日俱無影止有一峰高接天之句欲東升以觀
東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河道流又難之乃

歎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返坐聚仙堂而飯時已
辰已間飯已東遊猪耳山又東南至瀑布登懸崖以觀
之聲如雷轟貌如雪舞瞻眺更久乃下崖旁流而行北
至柿林臨流編坐磯上孟學坐一孤磯有僧在樹頭摘
柿而落紅滿地吟興俱發恨筆硯少以一筆蘸流中卽
礪石而膏之得二絕一律予得六絕兩生皆有一二絕
僕人自故市沽酒者至道流菹以鮮蕨秋英乃滌卮澗
中而傳酌蓋不羨古流觴也遂北至觀泉亭則東西瀑
布合流之地而前御史安陽張仲修建斯亭以博養正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十

之趣卽表聖之濯纓亭地也徒倚移時詩成而還問修
史覽照瑩心九籥擬綸諸亭及一鳴牕道流皆曰亡之
矣乃謂孟學曰柘嘗薄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人
日柘舊過聞喜以塵事問德徵時已休矣今見其所舉
予見笑于德徵者多哉遂歸息聚德堂取宋御史壁間
詩韻與孟學賡和之而後寢又明日道流以予不至仙
姑洞也昧爽取蘆葦泉中水煮豆粥佐以山藪以饌予
予乃自石泉洞南登路如蚯蚓柏檜交錯難進乃以手
拊道流背一皂又以繩引道流手而後上至秦無隅塔

前北望不見巖肩坡是日微陰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
盤曲再登至李孤雲塔孟學歎曰世之廉夫清士不用
於時避世而至此耶則豈非時輔之失哉予笑而未諾
又東繞而上至八仙洞洞已到天柱峰腰洞以俯瞰乃
謂孟學曰彼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又欲直上天柱
之頂以問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更欲取開山斧以夷
山中魍魎魍魎而後返道流皆謂路不可行扯予衣帶
脫然予努力勇往幾至其巔俯瞰八仙洞又渺乎其下
當其飄然之意蓋又非此流所能與也又歎曰不知當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七

時表聖之足履德微之攀緣曾至此否乎孟學曰可記
之以論表聖及德微嘉靖三年秋九月二十日

重修儒學記

明呂 柟

慶陽丁君守中以鄉進士來宰臨晉政餘進諸生率勉
淬勵以備學廟廡堂齋官廨頽圯且規模狹隘恐不足
以作士氣迺謀察家師生鄉士大夫改作焉學後空地
久棄坑塹深丈餘南北五十丈東西四十步先囑教諭
李孟賢訓導張珩督平之遂移退省堂於此東西各增
號房十五楹分爲五聯後官廨由是改退省堂址爲闕

倫堂兩齋各增爲五楹益以簷廊碑亭二在明倫堂之前乃改明倫堂址爲大成殿東西兩廡率皆增新而聖賢像則移置重飾神厨在東廡東北倉庫在西廡西北乃又改大成殿址爲戟門舊戟門址爲櫺星門皆增楹高關外建坊二座東曰德配天地西曰道冠古今則提學周公彥通書也儒學門三楹內禮門義路二座廵按萊陽王公士英潛江初公啟昭相繼至是皆賢之各發贖金若干以助其費經始于嘉靖癸未之秋落成于乙酉之春諸士子咸感德欲識不忘持珩狀問記于枏鳴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三

呼士子之學與不學由上之人振作何如也丁君往年遣其子與其邑之二三子從遊于予乃今又有此舉則其志當不小諸士子其無負乎哉且吾聞之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能聞也旣聞之患弗能學也旣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旣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諸士子之爲學也能奉此三患存此五耻於以善俗於以康國以爲士焉其丁君之志乎苟徒借爲出身之階假爲

媒祿之計行與言違名與實浮寧不有愧於斯建耶諸
士子不見張立素乎唐太宗治洛陽宮乃上書諫止視
徵歎其有回天之力不見司空圖乎拜諫議大夫以不
從僭逆高卧王官谷時盜賊不入其谷茲二子皆邑人
也其學術事業可與日月爭光况東有傅巖西有伯夷
北有王通相去不過百里諸士子倘有采於斯言則茲
學也當與傅巖首陽龍門並鳴於世矣諸士子其無負
乎哉相與成事者縣丞祁禎主簿俞德典史葛銘訓導
張讓

重修儒學記

明王光宇

邑庠序之設由來遠矣嘉靖壬午巡按萊陽王公士英
按部至是病其規制之湫隘也命邑侯慶陽丁君仲本
拓而廣之於是氣勢恢宏棟宇聿新而人文之丕振胥
此矣迺者乙卯歲季冬十二日夜秦晉地大震凡邑之
廳事廨舍公館城垣驛息頓圯而儒學爲甚覆而死者
幾千人噫此豈非曠世之大變也歟先是觀風者臨蒞
視學構席舍而居之至於風日罔蔽瓦礫盈前除之而
已脩而葺之弗遑也歲在丁巳我邑侯龍岡李公以名

進士奉命蒞止卽首謁廟撫然興嘆曰學校風化之所
自出土類之所甄陶而今其就敞如此哉遂謀及寮佐
判簿張君自成而亟爲之辦集工出於募不徵調於夫
家財出於勸不支費於公帑特命謹厚者掌之易材之
良程工之能踰數月迄用告成中爲先師殿翼以兩廡
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坊表以左右之東爲
啟聖祠殿後爲明倫堂翼以日新時習兩齋而敬一堂
賢宦祠在櫺星門內之東西各樹扁以別之而宰牲所
附焉堂後及兩傍爲掌教司訓宅所構凡若干楹井井

煥煥卓有改觀雖簠簋籩豆帷幃闔之類胥飭焉較
之前令之所增飾迥不侔矣於戲我公之用心不亦甚
盛矣哉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振俗者賢也物
必有敝承敝者復其盛世必有變達變者反其常公之
賢其過人遠矣洪惟我朝以人文化成天下士咸知業
乎其學猶百工之執藝以需用也有學焉以爲藏修之
地猶居百工於肆俾專業也而提調所司又監臨日督
召之者也會謂庸其責者坐視其肆之傾圮而漫不爲
之所哉但世俗吏率視爲迂緩或有及之者祇以粉飾

塞責噫敝也久矣茲者舉頽廢於一旦而復甄勸以速其化師模士氣咸顯顯然維新猶百工得居肆之專加日督之勤寧不思所以自成若是乎夫宮牆新則觀望起宗廟飾則恭敬生吾見諸士子於是乎惕懔而思肅肅者夫豈容已哉掌教張君鵬司訓單君宗仁黃君鎧協贊厥事喜其成而落之介生員王資輩徵余文以彰其休顧惟謏劣辭不獲已遂擬其實而爲之記以俟觀風者采焉

鐘樓記

明史邦直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七

邑城中央舊有鐘樓不知始自何代據鐘鑄文宋政和間造迄今且若干年所由來遠矣樓有臺低矮不及民居屋脊樓亦不稱積年久被風雨催淋隆慶辛未秋就頽邑有鼓懸衙前曩與此鐘爲應一就頽晨昏止聞鼓音者余慨然念之爰筮吉命守門設輪木增築旣而採官植及毀祀祠之不經者爲樓以爲鐘臺高若干丈東西濶若干丈役不煩民財不損帑始於辛未冬至壬申春三月告成形勢軒昂音響洪亮未至城遠六七里輒見其半夜靜聲聞二三十里許較昔殆表表

是舉也非徒侈觀美言也謹按邑城坐巖肩坡下每出
雨水漲則自城以北波濤如雷鳴直抵北門往歲夜突
局鑰移城門於衙前官民廬舍傾壞數百間是如人立
於急風猛水之衝張皇急遽曷能從容暇裕爲揖遜狀
又如舟楫無蓬橋筏以空舟當巨流謾無主持執掌吁
可懼也已大凡建國相山川形勢依以爲安邑城若此
創始者何所憑二百年來科第間歇生齒疎稀人材儘
富視傍郡不逮十分之一未必無因庚午秋余建議得
請將四城門止存東西南塞其北以避風水自坡下者

意將有所倚以爲固無驚動震搖慮然城無主持竟亦
漂流不定故於鐘樓及臺緣舊增修用壯厥觀蓋萬倣
蒲州運司於城中心起樓臺制俾我君生民得所依信
憑持如身附壁巖卽駐足狂風猛浪中可正色無恐又
如樹立橋桅行舟衝流而旋轉有餘裕無他虞茲余心
也詎徒事土木乎哉又有說焉夫人南面以北爲首左
右爲股南爲案鐘樓坐文廟直南僅十步迥然屹立爲
筆峯超然四達爲聲教有禪於學校不淺廟之北爲城
墻僅與四面齊視東西南三門及倪焉是爲首縮不揚

尤非所宜余欲於廟後城墻下起一臺閣視鐘樓制顧
爲過之或藏御製文箴或祀文昌帝君與前鐘樓互爲
照應庶幾元首昂然向上而一城諸勝咸坐其懷抱中
其於茲廟當益有助也第以任滿得代西事關中有志
而未遑然莫我居處綏我士庶後之君子當無二心邑
之人倘不妄余言盍以意告諸時與孫生逢吉論文偶
成因以爲記

重建司訓署記

清石 博訓導

司訓裁缺久官廨蓋圯丁巳秋余初受是職僑寓以居
臨晉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上

七

已未居停復毀於雨不遑寧處者期月諸生請於邑宰
調匠役授余余捐俸庀材取次規畫經始於庚申秋落
成於辛酉春丹雘塗墍再閱歲而始告竣舊堂趾疇左
徙而中處之視舊模高數尺附以耳房古槐左右列戟
門向衢無有隱蔽焉門左右爲小室居役取道堂西而
入爲北房五楹東西南房各三楹鑿時習齋東壁安戶
牖得達明倫堂補屋於北別爲一院堂東爲厨厨之南
舊堂基也其外廟寺巍峩古柳參差有園林之致負槐
作亭蔭花竹其中東向牖牆遠攬甚佳南則爲廐爲僕